陳　香

論金聖歎的批評方法（續完）

㈨關於古詩二十首

唱經堂彙稿聖歎外書：古詩解，曾輯入金聖歎評釋的「古詩二十首」。

古詩二十首，其實卽是古詩十九首；何以會多出一首？乃因金聖歎擅自將其中的第十二首割開爲第十一、第十三兩首，然後順延推算下去，一共便就有二十首了。

古詩十九首，最早見於昭明文選（或簡稱文選），係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所彙輯的專集，其中選錄秦、漢及三國以下各朝的詩文，合爲六十卷。唐顯慶中，李善爲之作註；開元中，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呂向、李周翰等五人，又共爲之註。所以，後世便傳有李善註、五臣註的兩種版本；南宋以後，却多合刻，故復稱爲「六臣註文選」。

古詩十九首的作者爲誰？自昭明文選起就已經亡佚，署以「無名氏」。或謂枚乘、傅毅所作；或謂建安時曹氏父子所制，始終無人敢予以肯定。但金聖歎却抓緊這一個問題，大事讚揚，說：「此不推爲韻文之宗不可也，以錦心繡手至此，猶不屑將姓名留天地間，卽此一念，愧殺予屬東塗西抹矣。夫此念乃古人錦繡根本也。」（見唱經堂彙稿頁一〇二。聖歎外書古詩解：古詩二十首）

使金聖歎看得如此嚴重，是否由於對作品的偏愛而竟及於作者？也許是；但也許不是。

說也許不是，蓋因爲金聖歎對讀這些詩所主張的方法，既不堪苟同，則其欣賞玩味的能力，亦就不免令人懷疑了。他在「第一首」的標題下卽批釋說：「讀古人書者，於斷處知其續，於續處知其斷，則金針

度人矣。如此詩刺刺不休，豈是買菜求益？其實分之，則叠架二十首；合之，祇闢接成一首，此斷中之續也。而詩家勿論長篇短幅，必以四句一解爲定體，後人見古之樂府，則註曰一解、二解事，餘悉不註，遂妄爲其體有異焉者，不知樂府以示伶人，使知音節停頓處耳。若學士大夫心知其事，奚煩贅論哉？此又續中之斷也。解體既定，嚴整在此，神變亦卽在此首起法結法獨異。」（見同上）

所謂「在此首起法結法獨異」，指的卽是金聖歎自己的支解主張與讀法。「第一首」共計十六句，他把第一句作「一頓」，把第二、三、四等三句作「一解」，把第五、六、七、八等四句作「二解」，把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等四句作「三解」，把第十三、十四、十五等三句作「一頓」，把第十六句作「四解」。

讀詩用「頓」或「解」的方法，自己行之固無所謂，要一字「一頓」、兩字、三字「一頓」，或一句「一解」、兩句、四句「一解」，皆可聽便，只要你自己高興，認爲這纔有助有益於欣賞，絕對無人敢置喙；可是，釋詩評詩則不然，尤其是存意「教人欣賞」，更絕不應該以自己的如此，而硬硬要叫人亦非如此不可。

對樂府歌行及一般古體詩，或者可胡亂「頓」、隨便「解」；對律詩則否。且不說律就是規律，有嚴格的拘束，單以體裁本身言之，也是不容胡亂「頓」、隨便「解」的。無論五律或七律，全篇總是八句，前兩句起承，中四句對仗（或叫做聯），俾供敷陳鋪叙，後兩句轉結。不必「頓」，亦不用「解」，讀來便自有其難移難易的規律意味。如果金聖歎懂詩，就不致將杜甫的律詩都腰斬爲二，曰「前解」、曰「後解」。「北征」一詩（五古）的遭遇最慘，計被碎斷爲「三十五解」。金聖歎將古詩十九首中的「第十二首」，割開成爲兩首，可謂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的「獨步創舉」。其如何割開與批釋？因不長，且迻錄爲證。

「第十二首」（實則僅前半首。金聖歎於題後批釋說：自第八首，復從閨情提起，曲曲折折，說到榮名爲實，又是山窮水盡處矣。到此，不得不峰迴路轉，卽屈平之託言女嬃漁父也，文境又闢一層。）（見同上頁一〇九）

「東城高且長，逶迤自相屬。」（金聖歎批釋說：半解；又說：隨地可託，何懷此都？然此意却不明說，而但以半解略寫，皆蘊籍處也。）（見同上）

「廻風動地起，秋草萋以綠。四時更變化，歲暮一何速。」（金聖歎批釋說：二解；又說：借秋草引出歲暮，老大迫人安得不別求展懷之地乎？以下云云。）（見同上頁一一〇）

「晨風懷苦心，蟋蟀傷局促。蕩滌放情志，何爲自結束。」（金聖歎批釋說：三解；又說：引晨風，是賓句。引蟋蟀，是主句。晨風之詩曰：如何如何，忘我實多。既忘我矣，何尙悒悒乎？局促，卽指晨風也。）（見同上）

「第十三首」（實卽後半首。金聖歎批釋說：此詩有與上首合作一首者。然前是勸諭之詞，此是爲其所勸諭之事也。是故昭明文選，亦分二首。）（見同上）

「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」金聖歎批釋說：半解；又說：一多字，前數首中從未經道者，及聞蕩滌放情志之論，而後化耿介爲寬大，所言有變調矣。前後俱以婦人自喻，唯此首獨以佳人喻君。）（見同上）

「被服羅裳衣，當戶理淸曲。音響一何悲，絃急知柱促。」（金聖歎批釋說：二解；又說：當戶理曲，喻求知音也。絃急柱促，喻懷人迫也，特特與前棄捐等語意反映。）（見同上）

「馳情整巾帶，沈吟聊躑躅。思爲雙飛燕，銜泥巢君屋。」（金聖歎批釋說：三解；又說：馳情二句，十字中，心口手足，無不描出，眞叙事能手。而於情豔中，忽接銜泥巢君屋句，明明將手拈口瘏，一片綢繆心事，和盤托出，詩人本懷，至此吐露盡矣。）（見同上）

如果此詩不被割開爲二，依照金聖歎的「解」法，全篇二十句，便是五解；既割開爲二，各有十句，也卽各得二解半了。這樣的「解」法，通或不通，有助有益於欣賞與否？實在不問可知，不辯自明。

何以要將此詩割開爲二？據金聖歎的理由，像應該把「勸諭之詞」和「勸諭之事」分開的，並誣指昭明文選「亦分爲二」，以示其有根據，想巧脫譏議。可是，輾轉流傳至今的昭明文選，何以仍舊標明「古詩十九首」，事實上並未「亦分爲二」。（筆者按：

民國五十六年東華書局有完整的翻印本，正可佐證）

這還事小。不容金聖歎强詞奪理及推卸割裂責任的，乃爲此詩用的是「沃」韻（古通屋），其韻脚爲「屬、綠、速、促、束、玉、曲、促、躅、屋」等十個字，不該予以割裂，以破壞原詩結構上所呈現的完整性。因爲，上看「第十一首」，用的却是「皓」韻，其韻脚爲「道、草、老、早、等、考、寶」字，再下看「第十三首」，用的則是「遇」韻，其韻脚爲「墓、路、暮、瘖、露、固、度、誤、素」等字，顯然相接的三首，押韻各不相同。誠說，十九首中固有轉韻或押韻相同的，但總有間隔，絕無緊接之例可尋。

所以，倘使金聖歎懂詩的話，則他的確不敢如此莽撞的出手；而其敢莽撞出手，乃不過想領異標新，以炫耀其將「勸諭之詞」與「勸諭之事」分開，是「具見卓識」。惟他却不清楚：批評家的使命與權責，只在乎審察、衡量、判斷、褒貶作品，怎麼可以仗恃批評的特權，去擅自支解或戕戮作品？

此點，正可引作金聖歎批評方式不足取法的事例之八，理由是：領異標新，草菅作品。

㈩關於左傳

左丘明亦爲金聖歎所欽服的少數人之一。雖然，他批釋的左傳不多，僅有「鄭伯克段於鄢」、「周鄭惡始」、「宋公和卒」、「衞州吁弑其君完」、「陰甥飴對秦伯」等五篇，輯入唱經堂彙稿聖歎外書，稱爲「左傳釋」。

金聖歎的批釋左傳，與批釋孟子無異，每每但憑個人的臆度，卽欲自圓其說，並翻來覆去的咬文嚼字。其所差別的，乃是批釋左傳時的狂傲語氣，比批釋孟子抑斂，而對左傳咬文嚼字的讚歎程度，則反比批釋孟子時提陞。

他對「鄭伯克段於鄢」，說：「一篇文字，凡用三遂字作關鎖，起志姜氏之於莊公也，曰遂惡之，惡得急遽無理，親所生子，何至於此。後志莊公之於姜氏也，曰遂寘於城，寘得急遽無理，身實生焉，何至於此。末結二人曰：遂爲母子如初，却正就他急遽無理處，一翻翻轉來，於此可見聖人教人遷善改過，妙用如許，左氏備書之，以勸戒後來，爲一大部書門面不誣也。」（見唱經堂彙稿頁八〇——八一）說：「孔子之惡鄭伯，惡其無以長一國也；吾之惡姜氏，惡其無以長一家也。」（見同上頁八四）

他讚歎左丘明此文，除用過「奇絕」、「益復奇絕」、「妙絕千古」、「此眞千古神妙之筆」、「文極忙，筆極閒」、「此句妙絕」、「妙妙」、「奇妙」等一系列字眼之外，在「無使滋蔓，蔓，難圖也。蔓草，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。」句下，又見批釋說：「只是一個蔓字，凡作三層翻跌，試取本文依我所句讀之，便見紙上叅仲，眉目都動。一部左氏文字，妙絕千古處，只是這個讀法，便會提筆做出史記來。」（見同上頁八三）在「稱鄭伯，譏失敎也。」句下，再見批釋說：「前譏，譏鄭伯之伯字；後譏，譏公侯伯子男之伯字。分釋經，前箭猶輕；總釋經，後箭極重，如此行文，眞非史記以下書所得有，安望秀才知之。」（見同上頁八七）接着，還有「曰：小人有母。」句下，批釋說：「五字，字字妙絕。五字，便是寫孺慕之樂。五字，字字瀝入莊公耳根。五字，在考叔口中，只如一聲小鳥，在莊公耳中，便如百叫清猿，便令寸心一時迸碎。五字，吾讀之，亦欲灑出淚來，何況當時說者、聽者？五字，不知左氏何法鍊成，便覺錦心繡口四字，亦讚他不着。五字，吾剔燈思之，三更不能盡其妙，只得且睡，留與世間絕世聰明人，明日共思之。讀書人都會說陳情表，臣無祖母四句好，却偏不會說者五個字好，一篇陳情表，只就者五個字化出來，然而其間繁簡雅俗，眞乃不啻河漢，人都不知得。夫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？天下之人，豈有不與母皆之日哉？封潁谷耳。莫小於此，而得君升斗，與母樂之，此時卽使與我全鄭，而欲奪吾母不得使皆，吾寧有負吾母赴東海而死耳，豈能爲狗之行，輕置吾母而以得鄭國爲樂。此是考叔心上口下隱隱含蓄語，然却又不直吐出來，只輕輕說得五字，令他自作橄欖廻想，眞是絕代妙人。」（見同上頁九〇）最後，在「詩曰：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其是之謂乎？」句下，再見批釋說：「考叔，公之類也，公反爲考叔之類，而無以錫考叔者，而反受錫於考叔，卽何以伯於鄭國者乎？如此不堪，那復可耐也。通篇莊公文字，公然取考叔作結，文人之予奪如此。」（見同上頁九三）

批釋「鄭伯克段於鄢」，金聖歎的確使盡解數，惟可惜始終翻不出主觀的小圈子，而且喋喋聒聒。不過，對於其他的四篇，則就截然不同。

金聖歎對「周鄭始惡」，其批釋的重點是：「秀

才讀此篇，多遺平王而惡鄭莊，更不文者，乃至並惡周鄭者有之。故中間凡遇信字，明恕字，禮字，明信字，忠信字，悉不知落處。殊不曉此文乃獨責平王之辭，若鄭莊之惡，則固附見於文外者也。」（見同上頁九三）

金聖歎對「宋公和卒」，其批釋的重點是：「左氏每立一傳，必指一人爲主，然後盤舞跌頓，千變而不失其度。若此篇，則固指宋宣爲傳主也，不知者全認是穆公事，負左氏甚矣。」（見同上頁九六）

金聖歎對「衞州吁弒其君完」，其批釋的重點是：「看他一路用筆，眞是絕世奇文，欲書桓公爲莊姜子，則不得不書爲戴嬀生；欲書桓公爲戴嬀生，則不得不書戴嬀爲厲嬀娣；欲書厲嬀之娣生桓公，則不得不書厲嬀亦曾生孝伯。此一行叙事雖多，要識單重末句，上頭皆閒筆曲折耳。」（見同上頁一〇〇）

金聖歎對「陰飴甥對秦伯」，其批釋的重點是：「一路小人君子文字，皆板板相對，至末忽然於君子口中，獨多作十餘句，便變成異樣嶙峋跳脫，最爲有好勢矣。通篇排比而愈見精悍，又通篇無一字作伏地可憐之聲，是大奇事。」（見同上頁一〇一）

四、金聖歎的為人與影響

金聖歎的批評方式何以全屬如此這般（如上節所分析的）？這與其學養及爲人不無關係。

清初諸儒，都以實踐實用之學相倡率，一時風靡景從，使明末詭辯空想之弊，幾至應聲而絕。其主流，逐漸衝激成爲後來理學的勃興、辨譌考據的盛行；而其旁流，則又逐漸助長及壯大傳奇的發達，並使南曲昂然壓倒北曲。

但金聖歎由於賦性狂狷，主流既趁不上，旁流亦趣不入，所以，難免孤立，難免徬徨。何況，無論儒、釋、道，皆同樣重視品行，金聖歎固然淵博，而也目空一切。所以，他的論學講經，「顧盼偉然」。「衡文評書」，縱橫捭闔，終於亦只能自成其爲一小脈的支流。

金聖歎是怎樣的一個人呢？這點，的確仍忽略不得。

「金聖歎，江蘇吳縣長洲人。原姓張，名愛和，字采若。應童子試時，以奇聞僻典，驚怒主考者，因而被斥不取。入清後，乃改姓金，更名人瑞，又名喟

，號聖歎。始補博士弟子員，然絕意仕進。

「居貫華堂，高坐講經；其講『易』也，乾坤兩卦，多至十餘萬言，不知何所喋舌，蓋畸人之學也。

「其友王斲山，嘗與以三千金，約日後以母本見還；然甫逾月，已揮霍殆盡。反語斲山曰：『此物在君家，適增守財奴名，吾已爲君遣之矣。』其倜儻若是。

「順治末，因抗糧哭廟事，與顧予咸、倪用賓等同被殺。或云：在京師街中散便，坊卒咎之，因大罵『坊狗』，緣是告發。經調查，則其所著書，多不法者，遂腰斬。

「金聖歎矜才傲物，於前人著作，多所評論；然其目光，頗與其他文人不同，獨致力於平民文學，如水滸、三國演義、西廂記等。嘗言天下才子之書有六：一莊子、二離騷、三史記、四杜甫律詩、五水滸、六西廂記，以示其卓識之處。所評莊子、離騷、史記、杜詩等書，未及卒業而卒；又稱三國演義爲第一才子書，撰文爲之序。其自著有聖歎全集八卷，今傳於世。」

上面這段金聖歎的略傳，是以中國歷代文學家傳記爲骨幹，並參照辭源、辭海、中國人名大辭典、世界人名大辭典，拼湊濃縮而成的。

此外，尚有若干零星紀述，也頗有補充參考的意義：

㈠金聖歎的改姓更名，是爲了「出繼舅氏」；也卽所改的是母姓。（見拔平的掌故脞譚）

㈡有人問：「聖歎二字何義？」答謂：「論語有兩喟然歎曰。在顏淵爲歎聖；在與點則爲聖歎。余其爲點之流亞歟？」直比曾點，其自負如此。（見廖柴舟的松堂文集）

㈢金聖歎的「貫華堂」（書齋），於變更姓名以後，亦改稱爲「唱經堂」。（見黃存仁的金人瑞二三事）

㈣金聖歎的「驚怒主考者」，傳說最多，故事也最有趣；惟未審誰摭拾誰？要或皆杜撰者？錄之以資談助：

「金聖歎恃才玩世，肆言無忌，卒陷於法，士林惜之。生平自批才子書外，別無著作，蓋未竟其才也。少時以科名爲玩具，旋棄旋補，文場中笑話極夥。

一次，試『至則行矣』題，起比首句云：『一脚踢開門，雞毛一堆而已。』

又試『殺雞』題，中二比云：『爲雄雞，爲雌雞，不雌不雄爲奄雞矣。姑勿論也，殺之而已矣。爲紅雞，爲白雞，不白不紅爲花雞矣。姑勿論也，殺之而已矣。』

又一次，歲試『西子』題，末一段云：『出其東門，西子不來；出其南門，西子不來；出其北門，西子不來；出其西門，西子來乎？西子來乎？』文宗批云：『置之一等，無是理也；置之二等，無是理也；置之三等，無是理也；置之四等，曰：秀才去矣！秀才去矣！』

又一次歲試題『以杖叩其脛至闕黨童子將命』，中段云：『一叩而原壤痛，再叩而原壤叫，三叩而原壤死矣。三魂渺渺，六魄悠悠，一陣清風，化而爲闕黨童子矣。孔子曰：此吾之故人也，使之將命可也。』以此考六等，挑紅糞桶而出，蓋明俗謂之歸農也。

途遇黃陶庵先生，謂之曰：『君何至於此？』聖歎笑曰：『吾豈不如老農？』陶庵爲之絕倒。」（見徐枕亞的書騰室叢拾）

「聖歎年十五，以案首入學，翌年娶妻，次年出之；並故犯禁條，革去秀才，嘗再入學，復娶原妻。人問其故。聖歎曰：『洞房花燭夜與大登科，同爲人生快事，尤須失而復得，方見大快。以吾之才，入學如拾草芥，革之何患？至於娶妻，如新人則索然無味，必須舊人，始興趣益然。』其談詭怪誕，人皆目爲狂生。

其第一次被革秀才，主試者出題謂『吾豈瓢瓜也哉，焉能繫而不食』。聖歎擧筆於試卷中，繪和尚頭一、剃刀一。主試者問故。答曰：『此爲瓢瓜意形也。』主試者怒甚，乃斥革衣衿。

第二次被革在秋試，題目爲『我四十不動心』。聖歎於卷末連書三十九個『動』字。主試者問其故。答曰：『孟子云，四十不動心，則三十九之前，孟子必動心矣。』遂復以誨慢被斥，由是。益加狂縱。」（見拔平的掌故胜譚）

㈤「相傳，金聖歎被逮之日，方出恭，隸人守之。因笑曰：『此之謂堯（隸）人守公（恭）人。』隸人有悟者，相告，莫不切齒，然無奈他何。」（見趙竹軒的新篁集）

㈥「金聖歎在獄中，曾謂禁卒曰：『吾有秘方，留之無用，苟善待我，當授子以致富。』禁卒信以爲眞，寬待之，近乎奉承。臨刑，禁卒窮詰之，遂交與一小紙包，囑返家後徐啓；及返，重重剝紙，始見字云：『花生與豆腐乾同食，有火腿氣味。』禁卒啼笑不得。」（見楊益的春風秋雨）

㈦「金聖歎臨刑，歎曰：『砍頭，至痛也；籍家，至慘也，今皆於無意中得之，大奇！』遂一笑受刑。」（見官潔民的煙海乙稿）

㈧「金聖歎在平時，每喜隨口諧謔侮人，以自笑樂。嘗見人舖地平，笑曰：『一平（貧）如洗。』其人憤憤，然無如之何也。又一日訪友，主人辭以浴。問其子，又曰：『未起。』笑曰：『乃翁猶在獄（浴）中，子却已死（未起）矣。』主人嗒然失色。」（見黃筠篨的笠齋筆記）

㈨「金聖歎嘗代人作家書，云：『分付娘子，細細揩揩，有人來借，切莫與他釘鞋。』又一札云：『男出外託祖宗福蔭，一路平安。圈裏猪長勿長，母親孕蠶勿養？家人若有空工夫，每日要搓麻繩三十丈，搭搭沿葉豆棚。家中光棍，切莫放進；光棍者，大兄二兄也。後門惡犬，須要緊防；惡犬者，大叔二叔也。黃豆與鹹菜同食，有胡桃滋味，不可與南貨店知。劉姑夫一路吃糕，不肯與我一塊，此番不中，天理昭彰。忙中不寫大萬字，寫方字少一點之省文『万』字；劉字，卽寫『刘』字，愼勿認作九二碼子，切囑，切囑。（見林奇峰的談天說地）

㈩「傳先生（指金聖歎）解杜詩時，自言有人從夢中語云：『諸詩皆可說，唯不可說古詩十九首。』先生遂以爲戒。後因醉，縱談青青河畔草一章，未幾卽罹慘禍。臨刑歎曰：『斫頭最是苦事，不意於無意中得之。』云云。」（見廖柴舟的松堂文集）

不管以上這些記載的可靠性如何？亦不管誰附會誰？而金聖歎在生時或者死後，其予一般人的印像，却顯然都類似輕薄，何止放蕩不羈？

至於金聖歎之死，一般略傳均說是「因抗糧哭廟事」，的確有嫌閃鑠，特迻引四項記載，以助研判，俾予澄清：

楊甦在金聖歎軼事中說：「滿人攬政之後，地方官吏腐敗，聖歎激於義憤，乃聯同十餘位朋輩，向江蘇巡撫檢舉吳縣縣令苶氏罪狀。孰料當時巡撫係與縣

令狼狽爲奸者。覽狀，大恚，恐累及己身，竟先下手爲强，將金聖歎等爲首者五人捕去。餘人以寃抑，羣至孔廟哭呼；巡撫聞悉，遂又將哭廟之十餘人捕去，一併論成死罪，以資滅口。其妻子皆遠流寧古塔。」

拔平在掌故脞譚中說：「時吳縣令貪汚無行，諸生抬財神入文廟以訐之。巡撫朱國治，方暱令，於是諸生被繫獄者四人。翌日，聖歎集十餘人哭於文廟，朱益怒，復逮繫至十三人，俱劾大不敬。及獄具，聖歎與十七人俱坐斬，並籍沒家財。」

余又蓀在中國通史綱要中說：「清初重用降臣降將，官吏降附者各與升級，殉難者各與謚入廟，對士大夫階級尤能盡其牢籠與駕馭之能事；但到康熙朝，則藉故加以誅戮。順治十八年，世祖死，吳縣諸生訐縣令不法，哭訴於世祖廟，以大不敬罪名斬士子十八人，金聖歎在其中。」

黃鴻壽在清史紀事本末中說：「世祖順治十八年，夏五月，殺江蘇秀才倪用賓等十八人。初，江蘇吳縣知縣任維初貪酷，用賓等於世祖遺詔到蘇，巡撫等官哭臨之時，聚哭於文廟，並至府堂進揭帖。巡撫朱國治等，指爲震驚先帝之靈，聚衆倡亂，搖動人心，請嚴加詰處。朝命侍郎葉尼等往勘，皆定爲不分首從處斬。」

此四說雖頗有所出入；但第一，可知金聖歎之枉死固由於「哭廟」，而並非「抗糧」。第二，可知金聖歎係死於順治十八年（卽康熙元年）的夏五月。第三，亦可知金聖歎等之所以「哭廟」，乃亟亟揭發吳縣縣令任維初的貪酷。

金聖歎的爲人誠然略如上述，而其生時甚至於死後，其浮現或潛存的影響力，却還是難以否定的具體事實。

姚雲章、王衡仁、龔柴舟等人，均曾競相對金聖歎嘉譽。龔柴舟且哀欽痛惜交加，說：「嗚呼，先生何其偉哉！雖罹慘禍而非其罪，君子傷之！而說者謂文章妙秘，卽天地妙秘，一旦發洩無遺，不無犯鬼神所忌，則先生之禍，其亦有以致之歟？然畫龍點睛，金針暗度，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法者，先生力也，又烏可少乎哉？其禍雖寃屈一時，而功實開拓萬世，顧不偉耶？」（見松堂文集）

毛序始、徐而庵、吳見思等人，則均接踵步金聖歎的後塵，或釋「山海經」，或解「國風」，或批「

西窗集」……。滙成了清代不息的「衡文評書」小支流。

何況，還有諸多懾其咄咄逼的「衡文評書」，或欽仰其淵博而盲從臣服的。

總之，金聖歎之所以會是明末清初的傑出批評家，絕非偶然；但其所以獲得成就的來龍去脈，業經上文的抽絲剝繭檢討，概念既具，則其孰功孰過？其該褒該貶？人人必都已曉得分辨與抉擇了。我認爲：自今而後，正可以確立起新的公議和定論了。

五、結語

金聖歎固爲明末清初的傑出批評家，而其批評方式之所以斷然不足取法，乃由於：或主觀、草率；或强姦作者意志；或武斷、偏激；或不負責任；或故意曲解；或但憑臆度；或强詞奪理；或草菅作品等等緣故。

本文冗長，惟請見諒！因爲，金聖歎的批評方式特殊，又往往語無倫次，不細述剖析，則實在連其輪廓也不易勾得清楚，何況討論？

五個哪吒

明朝「封神演義」第十二回至十四回裏的哪吒，奚淞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，林懷民雲門舞集裏舞出的「哪吒」，臺視「伐紂」裏的哪吒，張徹讓傅聲演出的「哪吒」！

六十年短篇小說選

鄭明娳編，其中收錄了奚淞「封神榜裏的哪吒」，林懷民就是根據這篇小說，編出了他即將公演的舞劇「哪吒」！

每册40元・全省各大書店均售